

【书摘】

小麦、牛和羊与中华文明成长

□张宏杰

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,曾经受到过外来文明因素的重要影响。比如青铜技术,再比如小麦、黄牛和羊这些物种。这些都是从中亚一带传进来的。

有人说,牛、羊都是六畜之一,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?还真不是。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,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。

事实上,考古学家公认,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,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,比如距今10000年前,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;差不多同时,也就是10000年前,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;距今8000年前,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。

“根据考古资料,中国没有小麦、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”,“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、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的”,这些驯化物种,小麦、牛和羊,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,它们先是传入新疆,然后传入了中原。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,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,而且数量越来越多。所以考古发现,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,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,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。而到了商周时代,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。“中原地区,除了传统的猪狗葬外,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。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。”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“太牢”和“少牢”,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、羊和猪,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。因此,六畜之中,只有一半,也就是猪、狗、鸡,是中国的土产。其他三种,马、牛、羊,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。

那么,牛、羊、小麦的传入,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?它们提高了生产力。

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,猪、狗、鸡都不吃草。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,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、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,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。

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,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,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。

因此,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,支持人口增长。

“外来驯化的动植物,如小麦、大麦、绵羊、山羊和黄牛,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,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,成为新的食物来源,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,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。”

其次,小麦和青铜的引进,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。

“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,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。”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,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。而青铜器的出现,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。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,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,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。

“考古资料显示,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,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。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、马车、小麦、大麦、马、山羊、绵羊,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。”



《简读中国史》
作者:张宏杰
出版社:岳麓书社

【序跋】

濠上的风景

□陈尚君

施宣圆先生代《文汇报》约我开一读书随笔之专栏,虽才力不逮,又困于俗事,但前辈雅意,不能峻拒,只能承允,勉为之吧。囑要有一总题,乃颜曰“濠上漫与”。“漫与”二字出杜甫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:“老去诗篇浑漫与。”不敢望诗圣之项背,但倏忽年已六五,也该可随意了。“濠上”则含两层意思。

濠上典出《庄子·秋水》,说庄周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,见游鱼从容,庄周感叹:“是鱼之乐也。”惠施责问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周答: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彼此辩诘,循惠施逻辑而反将一军。惠施认真起来了:“我非子,固不知子矣;子固非鱼也,子之不知鱼之乐,全矣。”以为可以大获全胜了。庄周的回答很高明,说你问我“安知鱼之乐”,明白已经了解我知道鱼乐,反过来质问我怎么知道的,我明白告诉你:“我知之濠上也。”几乎是脑筋急转弯的妙解,将惠施之苛究全部化解。当然这只是寓言,《庄子》里所有惠施出现的场合,都是从世俗立场申论以衬现庄周之超凡出世。这段故事最有名,也引出许多典故,鱼乐表达世俗不了解的欣悦,最适合读书治学者之自得其乐;濠上更具学问得悟之妙境,或者探究是非虽难得确解仍精进不已的姿态,当然也属无师自通的别称。我自得于濠上,君其问诸水滨,能说清楚的都不算。

另一层意思则与我的经历有关。先世居浙江慈溪,自祖辈迁居上海。至1940年代初,先外祖为制作金银首饰之名匠,因避难,从上海乘天宝银楼,转而供职于南通老天宝银楼,家父则因学生意而北渡,得与先母结缘,定居南通。南通建城在宋以后,今存记录最



《濠上漫与——陈尚君读书随笔》
作者:陈尚君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早仅可追溯到五代后周,为长江入海口冲积而成。明清称通州,与京畿通州同名,因而有“南北通州通南北”之妙联。旧城一水环绕,仅有三门,北路不通,又有“南通北不通”之谚。环城之濠河,不知何时起命名濠河,当出文人之雅兴,坐实庄子事。

我出生于南通,早年懵懂,家亦无读书人,更谈不上对此环城清流之印象。所能忆者,因家境清寒,家用艰困,每月有三四次随先母将整桶之衣物,抬到濠河边洗濯。

其后当知青务农,到上海读书,离家倏近五十年,而父母所居则先城南,再城东,复城北,环濠河转了个圈。某年冬日回家,见父母在北濠桥头舒服曝闲,油然感到这个城市、这条河,给予我家这样普通人家之养育之恩。后

来读《万历通州志》,方发现我从小居住的仓巷,明代就有了,上小学每天都要路过的丁古角,也是如此,而邻近的大保家巷、小保家巷,更是元以后随蒙古人南来的保家聚居地,保家也渐次成为当地的文化世家。我的初小学语文老师保韵新,应即出自这一支。小学二年级第一次看线装本《水浒》,就是向保老师借的。近代以来,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兴实业,办学校,中国最早的博物院、最早的师范学校,都在南通建立。

后来,当仅有完整小学学历的我,在入大学一年后又破格录取研究生,且逐渐能在学术上有所业绩,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:我全无家学承续,在八年艰难务农后,入大学前几乎没有接触过文科大学生,但仅一年,就被老师认定水平很高而推荐考研,并顺利晋级。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,从1967年开始,有一二年的时间,坚持每天读完全城的大字报。在农场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中,受南通中学一群高中生的“裹挟”,得缘读到各种类型的文史书。到复旦一年,也倾力读书。就算是喜欢吧,但居然瞎碰乱撞上了道。自己的事都说不清楚,还谈什么理解古人?近年忽然理出了头绪,即自清季以来,张謇之兴学重教,整体提升了南通的文化学术品位,而南通之偏安一隅,从无重大战事,更滋育了当地的文化气韵。普通如我,陆续接触的小学教员、中学高才,乃至左邻右舍,家长里短,不自觉地将这些文化积累,春风化物般地传递给我。濠上,对我有特别的意义。

今后所写,以读书述感为主。但因我的专攻只在有唐一代,若经常写唐而使人厌烦,或游心唐外而误失挂漏,均请谅解。

【书荐】

寄居在时光的缝隙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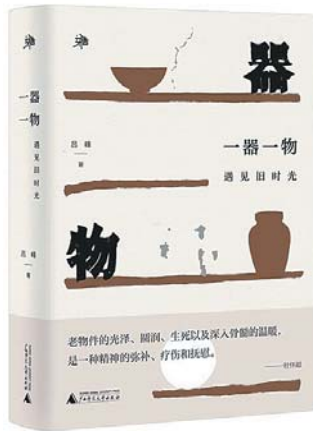
□吕峰

时光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,经过它掌心的东西,有的会石沉大海,有的却因为淘洗而焕发出更加耀眼的魅力,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熠熠闪光。那些经受时光之河洗礼而幸存的老物件美丽又放达,能带给我无数的启示,勾起我对泛黄的旧时岁月的回忆和怀念。

器物作为一种物品的存在是没有生命的,是冰凉呆板、无知无觉的。可是一旦它与人们有了亲密接触,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便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。它也渐渐成了我们的熟人、朋友,甚至家庭成员,和我们一起凝视这个世界、应对这个世界,也目睹着我们的喜怒哀乐、成败得失。

生活中,我喜欢去寻觅那些逐渐老去或即将消逝的老物件,且竭尽全力地保存,让它们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为此,我的房间里堆满了这样、那样的老物件,朋友见了戏称为“杂货铺子”。我依然乐此不疲,因为我收集、储藏的不仅仅是物品,还是一种记忆,一种情感。因与这些物件接近的缘故,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广阔宁静。面对它们,仿佛走进天荒地老的岁月,走进历史的拐弯处,左顾右盼却很难分辨其源头,在心里萌生出一神秘感。

那些与我结缘的老物件,几乎都有一段来由,都有一段过往,都有一段故事,它们蕴藏了无数的情感和记忆。于我而言,老物件里有浓浓的亲情,奶奶常用的汤婆子、月饼模子,伴着爷爷度过春秋寒暑的紫砂壶,父亲亲手绑



《一器一物:遇见旧时光》
作者:吕峰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扎的竹风筝,母亲的擀面杖和咸菜坛……每次注视、把玩它们,我都会怦然心动,它们像一个熟悉的声音、一张亲切的面容,让我回想起很多久违了的场景、氛围、情感。

老物件里有老去的故园,有逝去的时光。老院子、青瓦房、木窗棂,都是凝聚了诸多情感的所在。它们不仅是故园的留存,也传达了家的概念。然而,城市化的步伐用不可阻挡的气势吞噬了带着厚重泥土味的院落,也吞噬了那些写满了故事的瓦、老门环

等。如今,它们只能默默存在于我都市中的房子一隅,连同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磨刀石、石拐磨、鸡毛掸子等,一起见证着那段逝去的光阴。

童年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无限美好的,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玩乐上。在那些老物件当中,还有陪伴我度过了几时时光的年画、小人书、蚰蚰罐、烟标等。每每看到它们,我的每根神经都会奔向那遥远的童年、最美的童年时光。它们也让我深深懂得了岁月是一种温存,会在你我的心中永驻。

此外,亦有些经过前人之手传递到我手中的老物件。岁月走远了,活生生的人老去了,这些金的、铜的、玉的、瓷的物件却延续了当初创始者的生命,带着古旧的气息来到我的身边。一方砚台,一枚闲章,一盏茶托,一只花瓶,一张古琴,一把团扇……有时我会想,它们从何处来?它们经历了怎样的故事?它们于宁静中透出闲适,于闲适中闪着智慧。因为它们,我变得更加淡定,活得更加自主随意。

斗转星移,时光流逝,因为那些老物件,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,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作响。摆弄那些老物件,像寄居在时光的缝隙里,会回到自我、回到从前,让生活 and 心情都得到滋润。《一器一物:遇见旧时光》是一本记录生命中遇到的老物件的书,我希望通过它和大家一起去感受受了时光之河洗礼的老物件,放慢生活的脚步,找到一种最朴素、最纯粹的幸福。